

夜

雨

秋

燈

錄

夜雨秋燈錄卷三

天長宣 鼎煙梅雨答

一聲雷

明季吾鄉大雷雨空中墜一異僧蝶鬚廣額碧眼方瞳耳聳雙  
環似是西城人自云托鉢朝五臺倦臥絕巘松樹下甫交睫不  
知何故至此語雖誕而貌慈鄉人多愛之爭延至家進餐飲問  
茹素否乎曰素也食葷也食更喜其誠篤送之真勝寺俾挂褡  
自名鐵羅漢不事梵唄惟日與所遊者飲酒食肉而已聞城北  
可帆園梅花甚佳約居士廿餘人往遊離城十餘里時尚春寒  
人皆重裘僧則破衲行至半途日卓午各熱甚爭解去僧悉代  
衣之亦絕無彭亨狀面亦無汗花下亭子趺坐傾談少頃雷鳴  
雨如鈀爲花辟塵霧則回涼仍解付各人衣之以是人多樂與

之遊遊必飲飲必醉醉則睡處倒臥軒息如雷夜歸寺必索水  
濯足僧候門多惡之一夕以冰水進僧抽襪伸足故作蹙額  
咬牙怯暖狀須臾果熱氣蒸騰且炙手矣每聞鐘魚簫鼓意頗  
厭惡惟聞雷聲必傾耳悚聽或悲或喜或點頭頓足或合掌誦  
佛曰善哉善哉如是如是衆笑之曰若以我爲妄乎吾雷之知  
音也天以雲爲容況體如墨者愁變幻如錦者喜以風爲氣長  
空怒號者戾穿花飄忽者靜以雷爲言語罰惡則大聲疾呼以  
正其罪賞善則鄭重飛揚以策其勸言次又聞空中殷殷衆曰  
頃又作何語曰骨隆冬骨隆冬惱煞也碧翁悶煞也化工孝不  
孝忠不忠耳也波孽骨隆冬心冲冲雲消也雨霽也  
故態萌衆軒渠以爲妄頃又覩雌電走金蛇震震震屋瓦飛走  
衆掩耳問曰此又作何語曰胡家媳忤阿翁翁茹素飯斷葱擎

之擊之稍從容骨隆冬走詢之果有胡氏翁媳口角聞雷怖伏地尚未起一日雷聲沉沉若疾若徐忽作奇響雲豁然開蔚壁如沐走詢之曰宦十年囊何空靈靈至城之東吁嗟乎王公歸來乎王公蔭及子孫富貴通骨隆冬果聞門外鼓吹喧闐人馬雜沓蓋邑紳王公卒于任其子扶櫬歸邑人士翫請入城耳一日雨傾盆響震山谷雷火光作青紫爍人目詢之曰有長虫粗于驥燐于虹久則助魅化毒龍噬及生物神豈容雜雜雜骨隆冬走覘之果有大蛇震死于南崗之陽以是人始驚其異居三年鄉之老幼婦孺無不知有鐵羅漢者一朝濯足整衣訖遍招所與遊者集於寺笑曰和尚日啖施主絕不作東何以爲情廻折紙把筆畫酒草七鬯雞魚蝦蟹各種焚之烟裊裊作彩雲衆方凝視忽奇震如爆竹驚怖回顧則室中已陳設完好酒滿

尊茶滿盂几案排列就坐飲啖品味無不絕佳衆樂之有持戰  
者有射覆唱歌者僧亦欠伸而起曰老僧願招雷部阿香來同  
飲何如衆曰善則善恐褻神耳曰無妨更折紙畫水天無際遠  
樹迷濛一船挂帆乘風破浪焚之烟團結如毬毬破成樓臺成  
山林水澌澌流山足頃刻流澌闊若江若河突一舟上流來僧  
急躍登舟身僅盈尺向衆拱手曰珍重船上帆影奔馳鼓聲大  
震視之已杳回顧几案盤盂亦復烏有至是始服之如神後十  
年鄉人某因事至鹽瀆偶游永甯寺見鐵羅漢趺坐廊下左右  
兩巨甕目若瞑某驚喜歡躍曰大師乃在此乎僧不答拜之搖  
之亦不動詢之寺僧云來此已久甕昨甫購來不知作麼生鄉  
人乃坐守之夜三鼓僧忽大呼雷音王菩薩不輟某邀大衆視  
之已坐化矣某遂縷述僧之靈跡衆始悔恨遂以甕作涅槃合

而瘞之後圃某待其竣事拜而後去閱二百六十餘年寺鼎更  
主席以無塔無碑碣遂忘其事忽一夕大雷雨土破甕出僧以  
爲財爭啓之鐵羅漢也袈裟雖朽面貌如生惟四肢冷若冰雪  
似非鍊形者畀之禪座環誦佛號頂禮瞻拜夜靜大放光明院  
宇如晝遠近冠釵大善優婆爭來布施遂裝金建龕供於西廊  
約畧生前趺坐處頽曰一聲雷余避亂幕游鹽城迺同治龍飛  
二年也偶謁金容因憶吾鄉邑乘載有鐵羅漢傳惟載着裘濯  
足兩事詢諸寺僧始得其詳且云一夜大雨方丈知鑿甕未盡  
急呼僧鑿爲雷聲所隔方謂鑿必毀壞清晨視之甕已蓋好詢  
大衆無知者及覩僧像口角指頭尙有餘鑿云

懊儂氏曰東王公與玉女投壺泉入不出天且爲之唏噓泉誤  
不接天且爲之軒渠蒿目下界將痛哭而不制止者能歟口而

不一言歟霹靂大口舌且敝矣唇且焦矣而下界之人恆夢夢而若覺焉何來佛子竟是知音

烈殤盡孝

河間西鄙有烈孝女柳珮傳者忘其姓僅得其小字也恩縣賈人某以武庠習貲販一驃一馬往來燕冀間妻素悍借以逃閭威紅羊之歲北直大饑道途枕餓殍土人易子析骸慘莫能喻賈日至河間從馬背上見一貧嫗走入蓬顆中對墓痛哭良久返之破屋一髻齡女子出應門雖菜色可掬而容猶可憐也賈下騎趨索茗飲女走避媼迓客問一抔土下臚媼伊誰曰亡夫巡檢某公也問何哭之慟曰家赤貧生者固饑死者亦盼斷麥飯那得不悲問女子千金耶曰然名柳珮年十六至今未字未亡人設旦夕殞霜露誠不知一塊肉將安歸言已更慟不可仰

賈亦代啼噓乃探囊出白鑑十兩授媼堅却之乘不意籌乘破  
几上而飛騎兎脫母子道孽及遙叩拜疑爲憐孤寡有古俠  
士風實不知其垂涎於二八嬌娃也越半載賈又墮其地歸裝  
更繢繡入門卽英辯詢阿姥無恙母女奔出泥首無算日微長  
者當索我於北邙山枯魚肆矣詳詢其鄉貫姓氏以俾供養酬  
大德賈具以告復笑云是箋箋者何足挂齒煩媼具雞黍供客  
銜杯之次買詢柳姑可得雀屏選否曰尙未如長者作冰真小  
女子有福買乘問請曰某四十無一綫俗有招子說願奉白金  
五十兩爲阿姥壽屈柳姑作螟蛉但我老夫婦一索得男他日  
遺嫁乘託娟當如某所生也姐似百肯入與女絮絮多時出云  
弱息凌遲亦宦商也縗膝下固佳卽下充妾媵亦請明言於其  
先免未亡人心旌常不定買正色曰是何言與某之心天日可

鑒遂設信誓姪遽諾出銀如數曰榮榮者在是但金允卽乞柳  
姑同歸卽就延俾早慰閨中望夫山耳姪抱女互哭哀動林禽  
賈云請姥暫割愛若能如荆人意當不日以犧車迓姥女恐過  
慟傷母心卽忍痛拜別賈授以鞭聯轡就道行至許女耳中猶  
彷彿阿娘喚女聲遂大慟賈告以不能兩全再三撫慰一日抵  
腰站置女逆旅距恩僅三十里忽遲疑不發詢若何曰此間有  
故人招飲且有交易勾當耳地多妓女不知也日則靜掩雙柴  
夕則一燈閃壁鶯啼血灑蝶夢魂飛隣家馬二娘雖時來閒話  
而憶母之心終不釋姪自送女出門愈無聊賴縱阿堵能療眼  
前瘞而掌珍已失心頭肉昕夕淚雨漸絕水漿越七日夕正呻  
吟病榻間忽聞女子扣門聲姪顛答云此窮窟也誰家女嬌  
生來乞水火應云兒聲音娘不識耶柳珮歸也姪驚喜強起披

鍵奔入果不謳冉冉拜燈下曰兒真歸矣母心慰否媼轉疑駭  
曰兒已隨假父去且深宵難獨行得毋鬼耶抑夢寐耶女破涕  
爲笑對云渠携兒去家中生菩薩妬虎也疑其納小星渠自辨  
終不信知萬難相安私以一騎送兒歸執鞭人已就前村宿耳  
媼慶珠還況痴頓已女雖璧返遠山常嘆顧貌如故音如故而  
藝增且絕人皆惆悵自刺繡以至書畫詞賦無一不精每出手  
製涴村人寄通都售最速而價亦豐惟欵署列火夕陽子不書  
柳瓊也由是供饔飧無事採薇矣葺廬舍無事牽羅矣人有欲  
聘爲婦者曰俟吾母百年終當求牡豈竟守雌媼若慇懃之則  
淚溶溶下曰兒命薄浩浩之水育育之魚畢生無分矣又十年  
媼病羸彌留時握女手哽咽曰阿娘苦汝女拭涕云母往地下  
自有安樂窩兒在人間亦非長命縷兒不過身外身影外影也

以生爲死以死爲生母行矣兒當相從於地下嫗一笑恍然悟  
目遽瞑女號慟集村之老成男婦購櫬具製殮裝與亡父合葬  
咸加封植事畢橐中資有餘散給勞獨輩且罄曰煩代唪一聲  
佛祝我母早生天臨穴日佛聲震山谷然後舉火焚所居成白  
地慘與衆別曰將詣腰站尋一故人了吾事衆疑其無依將去  
尋假父泣送之行翩然抵舊處仍宿當日之逆旅主人目之大  
駭問何名曰列火夕陽子曰何酷似十年前之柳珮姑也曰虎  
賚貌似中郎耳觀者咸噴噴稱異明日出資治觴折簡邀比鄰  
十數人至則觥籌交錯賓主極歡訊招飲之由則泣然以杯酌  
地曰昔柳珮姑吾姊也聞化後盛蒙矜憐賜以帷蓋得正首邱  
一杯濁酒聊代長眠人答鴻慈耳衆撫掌曰手足耶無怪其貌  
之神似也因重與述柳姑當日慘死事女亦不悲惟乞引之埋

骨處亦不瞻拜趺坐黃土上合十作偈云貞節女兒花安能汙  
狹斜殞身遭毒鴟餽魄獻慈鴟不遇奸人賺何邀上帝誇可憐  
殘月底折柳唱無家曉假卽眞眞卽假我與我今是耶非耶吾  
已頓滅幻軀衣衫如蛻衆大譁不能窮其變蓋先與女閒話之  
馬二娘搗而猾者也瞰女美欲攘爲錢樹子以賈妻羞烟告女  
不信又蹈隙恐賈曰秀才福不遠矣君家胭脂虎礮碎醋瓶子  
尙懵懵耶賈色駭變搗冷笑云日昨有東鄰賣貨來者云閩人  
知汝買艷婦罵不絕聲云俟紅粧到門當以白刃畢命賈嗒然  
求計於搗曰是何難哉姑以女與我汝隻身歸是非猶可狡辨  
譬諸盜無臧物也旋出百金授賈曰以此買瘦馬尙不豐耶惑  
之乃橐金棄女如飛去搗以女歸始愛若明珠旋使應客不允  
署且撻仍倔強卽倒懸出利刃割其臂肉飼貓犬女痛極佯允

之是日裏創盛粧飾適一貴公子來欣然願薦枕席漏三下公子醉而假寐女閉戶卸粧久無聲燈小如豆公子猶扯女衣作呢聲詎僵立不動燭之舌出三寸已雉經櫺前短柱上矣大號鴉來救莫及是卽女歸扣門之夜也鴉痛人財兩空裸女尸棄荒野雀銜樹葉蔽女體村廬環守之野物不敢近土人憚其烈歛資以薄桐棺遷之乾淨土卽重來所酬之十數人也至是顯幻蹟旋與河間人互述其事咸以手加額曰柳姑不死柳姑不死云邑宰阮公聞而義之擬請旌格於例私表其阡曰貞烈慘孝柳珮姑之墓幕府磊落子擅扶鸞之術書符召之乩云柳珮至賢使君爲薄命人表墓光及九泉特來奉謝卽自述遭際甚悉聞何能幻形復歸事母曰兒自戕後魂遇梁孝王憫我烈授以練形訣吞以益智珠俾骨立形成畢十年孝養之志聞何必

易香名曰返魂之香固恐惑俗且上帝憫兒貞賜封烈焉真女  
蓋拆字謬也問何不報賣之計麻與搗之毒凌白賣究以資買  
我身救我母季常之懼亦所誠然故不忍報搗則惡豺之性淫  
雉之心毒其本真也又不屑報然渠等早干冥罰非豈能逃更  
不必報而自報問父母尙團聚乎曰已度父母成鬼仙頗覺逍  
遙永除煩惱較生時判臺泥也後附短詩五章擲筆而去詩曰  
抗手巫咸走碧天非人畏鬼亦非仙自從覓得淮南訣那許精  
靈化杜鵑死死生生死亦生死生俱是女兒身纔投孽海抽帆  
早如此風波愁然人紫醡新頌號烈焉擲榆弄玉魅寒簷九京  
那有埋憂窟碧漢橫騎白鳳皇醴有真源玉有芽無端化作斷  
腸花火中燒出青蓮葉願借罡風捲狹斜似此煙雲亦太奇葩  
月下報烏私可憐阿母龍鍾甚十載何曾悟鬼兒座客莫不

項禮傳誦時某賈已死悍妻亦別抱琵琶搗則被盜扳癟死黑  
獄嘻姑卽恕汝彼蒼蒼者能恕汝乎快哉快哉

澳僕氏曰烈孝固能格天當其慘痛呼號宜有真靈下來授錄  
形衣鉢亦由其身有仙骨迥異尋常也不然何鸞飛數言竟若  
是之雍容大度耶噫如柳姑者雖格於例而不旌亦可不必旌  
蓋已榮於鐘鼎而壽同金石矣

父子神龕

槍礮者火器也弁士行伍者習之轟擊見鷹者亦習之往往行  
伍多不及獵兔鷹者何故蓋一則敷衍耳目繩亮焰發便能飽  
食國家餉一則弋獲飛走爲生榜腹而出伏於湖濱凝神息慮  
專注如承丈人嫋如射大夫雉如兔起罿落鮮有不校精而進  
於神者此中有人正未可忽泗州大聖廟前戈叟名遼其子名

繼遼叟鯀子未娶貧無生計均善火鎗遂日於湖畔擊水鳥易  
柴米餬口時明季正德朝人見其技良呼曰大小戈諷之入行  
伍不願也一日乘夕陽各荷一鎗上齊僉死纏繩將歸經寶積  
山下見營卒數十人擒一販私鹽者毆幾死販滾哭求饒不許  
販者妻與女蓬頭獻銀簪珥贖其罪不許攬簪珥仍牽之行妻  
女隣之哭兩嬰孩見父母被獲更哭幾滾入水叟目覩慘甚遽  
呼曰來若牽渠將何之曰捉將官裏去問何罪以私梟對曰嘻  
小人肩挑步擔借此獲蠅頭利得謂之梟乎彼大商巨賈公然  
夾私漏稅虐民是真梟也汝何不牽之衆怒其饒舌曰是何預  
汝事而左袒得毋黨乎曰黨便若何曰依樣捉去敲脰股言已  
探懷飛黑索套叟其子婉言父愚懲求恕不聽更擊子且攢毆  
之叟大吼翻身觸機發背上鎗青煙一縷而兩卒倒予知業賈

禍亦卽燃鎗左右擊衆披靡逸去叟顧販曰爾夫妻刺船曷急  
遁遂同詣州牧自首牧與營弁均商家走狗也械詰繫獄照袒  
匪狀捕論斬父子延頸待秋決其子上書立辯兩捕之斂者乃  
己之鎗非父之鎗老憲何能爲願以一身抵不許販者姓鄆名  
義逸而償其死有日夫妻號哭禱於山神願代死遭其女螺娘  
僞爲叟也女者携羹飯饋獄食遙致辭曰若喬梓死愚夫婦何  
敢獨生夜深夫妻倚櫓葦中待女歸夜色昏黑突有月光出水  
際滉瀁晶瑩正痴望光忽分散如萬顆琉璃毬激波欲舞颶颶  
一聲光忽飛入船之篷下走不定趨視之一蚌珠也大如彈子  
知非凡寶物急藏諸候少時女歸述叟狀語嗚咽夫妻浩歎而  
已明日聞都御史奉旨巡按皖郡將至鍾離謀買珠以媚如夫  
人女喜曰得之矣青衣懷珠別父母曰兒去或得酬戈翁德倘

羈留有時日幸勿以兒爲念逐泣與別女託賣珠婆携之登御  
史勅以珠獻御史大喜囑送玉人自詳審妾更喜問從何處來  
曰家藏耳問珠值曰芹獻耳自傷父兄出不返貧無依願爲夫  
人婢以此爲進身階耳妾視其婉麗明鑒遽收錄且酬賣珠婆  
去女善伺人意眉語目聽不數日爲諸婢冠一夕侍宴妾正寢  
述女於御史女忽伏地悲啼叩有聲驚詢之唏噓曰妾父戈遼  
妾兄戈繼遼也遂縗述狀捕之由泣求揭鉢御史愕然久之曰  
爾父兄事吾已聞其牘案如山不易反姑念爾繼榮再生明卽  
詣泗當提訊而平反之女頓首謝妾攬於懷曰爾若背我去卽  
殲爾父兄女曰奴願終身侍夫人明日按臨泗州牧出迎肅入  
巡署坐堂皇首提戈之父子窮詰之覽繼遼狀故驚曰孝子也  
牧極言其橫非駢斬不足明刑讞御史曰罪尙可原卽勒供疏

奏以戈父子正弋鳬兩卒巡湖隔蘆葦發槍遇中照誤死擬將  
戈遼父子充極邊不赦疏入詔許遂立遣戈父子配雲南軍徒  
步抵配所隸邊將熊公麾下熊覽其符知爲謫斂命案閱槍能  
命中乎憲對之頗矜誇曰盍之武庫中自檢良者來吾有邊爾  
處戈果檢得巨而準者面試之均先中中邊將大喜曰西南有  
大山萬獸聾翠中產珍禽異獸甚夥爾父子日荷槍往獵得則  
獻車門當陞續紀爾功滿貫自有珠還日惟內山皆毒蠚所棲  
誤入恐墮命牢記不可往應曰諾明日裹糧領藥入山果得虎  
豹之屬歸獻極犒勞逾一載腰橐甚豐頗覺此間樂父子偶私  
計內山究作何狀盍往覘之遂入視峯巒巒惡樹石怪醜沙磧  
斷碑人跡全無倏腥風至木葉爲脫一象狂奔後隨一巴蛇目  
睭閃行如飛象見戈伏地若稽首狀父子急登象背發連珠槍

中蛇之雙目蛇怒行更速象急負之狂奔旁挺入大谷蛇如箭  
激直駿墮大崖下如雷霆斃矣遂舍象覓路歸日暮視谷口有  
古廟權止宿伏神龕中夜靜聞庭樹頂時有嘔嘔聲與墮物聲  
向晨視之樹杪一大鳥人首五色羽大如車蓋巨爪搏死蛇食  
墮者骨也大懼潛灌藥發火伺其飛起擊之中胸際聲烈烈啼  
如鬼車展翅生大風飛空際多時墮則斃父子大喜負之歸獻  
邊將營且詫慰勞甚殷囑勿往再數日技癢又入山視前象立  
谷口若拱候試登之果負而趨倏又腥風至私計曰又一蛇耶  
至絕嶺下象掀墮地以鼻示之伏草際象去引一獸來首如驥  
人足白毛黑章攫虎豹食追象欲并食之戈俟其過急雙鎗發  
中兩乳物大吼人立擣碎沙石塞乳際拔大樹離地痛極長號  
震山嶽戈視象已逸再發鎗物驚向西去墮壑斃遂又昇之歸

獻邊將吏驚詫曰爾真神勇也從此可無須獵矣叩請其說曰  
今上好奇此鳥兩翼天然有龍鳳紋夏日蠅不集可作宮扇此  
獸毛極暖以甌雪捕一豪入雪立化可爲御裘行將獻天子我  
旣膺上賞爾亦得賜環也疏入上喜甚詔賜邊將極優赦戈父  
子傳送回籍均賜官遊擊仕隸封遂叩別邊將甫登程十里外  
突衆象奔至伏叩若感恩狀一象負戈父子行一象昇大牙一  
枝隨行十日達山陝父子下而拜祝曰君其歸乎不敢勞遠送  
恐驚行人象亦悲鳴置牙於戈前相將返戈齋牙遇勾麗國使  
驚曰此萬年象齒也剖之中有山水人物若墨畫者以萬金購  
之去由是富且貴時御史出爲腕撫隸麾下更感恩恭獻異城  
寶物甚多撫曰女公子亦記憶否戈愕然命之出拜螺娘也相  
與縷述始共悲泣撫喜急爲招女之父母親主婚卽命以螺娘

字繼遼諱吉成禮戈叟辭不仕其子官壽春參將升六合鎮軍  
迎父與妻父母就養於署叟暇猶以槍法授帳下健兒至今壽

春背槍爲天下冠

懊儂氏曰吾嘗怪天之生物也大守夜雞司晨羊觸邪馬致遠  
豚適口亦已足矣而深山窮谷之中又有鋸牙鈎爪怪怪奇奇  
者在味既不甘性尤好殺毋乃過與頃因戈家父子生還一事  
然後知驕虞騎勒之派既爲聖王報禎祥且爲孝慈贖罪過碧  
翁生且育之亦良有故耳

珊瑚

楚之鳳皇廳萬山中有石亭額曰苗姑救夫處間疑爲跳月人  
繡帕迎面吹簫笙嗚嗚者自覓葬砧故事而不知其非也明季  
焦生彙字梅仲中州人任俠放生讀書學劍偕友遊汴之上河

時值清明士女如織有健兒弄虎演劇者圍觀若堵牆虎眇一  
目爪牙鈎刺文質斑爛弄者故以頭觸其吻手捋其鬚背承其  
股而虎且宛轉如人意衆擲青蚨勝撒白雨市散驅入大木函  
荷之去生歸而冥想太息曰丈夫不能自全誤落阱陷亦猶是  
夫友戲曰然則封使君亦將買而放之乎曰有何不可夜寢夢  
老父囁然入白衣絳冠向生拱揖曰封使君謫限已滿則君若  
仗義俠放歸山林則得美婦解奇厄證仙果功德無量也生曰  
弄虎者以之擾阿堵爲衣食券恐斬而不售也曰有機可乘生  
一諾而醒朝暎滿窓起呼盧擲掣友再往至則鳴鉦開場虎搖  
尾瞑目意甚頹敗倏一老叟科頭袒背而前騎虎背齧虎領更  
以髡顱抵唇側虎忽大吼利喙一合則頭脆如瓠落矣觀者盡  
奔兩健兒哭曰殺者吾父也虎向馴不知何故突變性將殺毫

抵吾父乎操刀欲研生急止之曰子迂矣虎噬人性也卽斃之  
豈卽抵爾父人財兩空殊失算計曰將奈何曰曷賣于我以資  
殲爾父餘可另作生涯此計之善者健兒私讒久之以爲然聞  
其值曰十萬錢如數交兌生命僕人放之去咸不敢曰索在頸  
尚噬人若解去不將繼叟悵耶生怒自策馬送虎至深山中曰  
荒野窮巖不少生物幸勿攬行路罪株小生虎領之獨目若流  
涕生親解銳鎗琅急上馬返轡揮之曰去遂分道行甫轉官衢  
忽狂飈驟起砂石橫飛虎至急奪路則已伏馬前叩數十下始  
去歸告友咸不甚信是秋禮闈獲解往應南宮試行至燕趙間  
僕馬奔馳日色已墮踰林疊巘倏迷路歧忽林中矗出欹石高  
丈餘瘦削可愛炊煙縷縷知有野人家趨求止宿則老屋數椽  
門臨曲礎一眇目老叟龍鍤迓客曰何處貴人下顧草野生自

陳名氏且告所求邀入坐草堂中僕馬亦有安置叟衣冠整潔  
言語饑豪自云苗姓向客中州過歸未久倏一紅粧屏角窺客  
又一老嫗上堂燭燈蹀躞娘苦叟曰寒家無僕御此山荆也生  
局促不安意在呼僕曰累夫人不當叟止之曰紀綱勞乏已安  
棲止向屏內呼曰大姑珊瑚兒出拜郎君一代母勞女果盈盈  
趨前裣衽生見其媚態萬方神魂飛越幾致失禮揖而問叟曰  
女公子耶曰然以郎君貴人敢以兒女相見須臾肴陳于案酒  
沸于鑑叟以巨甌自飲以常尊勸客酒闌女出爲生解裝設榻  
布枕拂衾殷勤臻至生遜謝女一笑去餐已叟詣內與媼絮語  
遂不出生醉而隱几女搖生醒曰郎可寢矣曰卿尙未去耶曰  
父母遺視安枕防呼茗飲耳聞芳齡幾何曰十六間有婿家否  
女醞然久之微嗔曰夜深可寢媼絮何爲恐老親聞知叱辱將

及生倚醉蘧攬紅袖女淨脫移立不得近遂寢醒則吻燥試呼  
若則女已擦磁益立榻下生飲已翠玉臂求歡女呼曰魯恭兒  
何動欲喪人廉恥叟媿內呼間手釋女急遁意將訴諱轉寂然  
天明晨光透女起出洒掃生惴惴不敢語女呼曰郎起耶滿天  
風雪真天留客也生披衣視庭外果花飛六出片如掌大旋進  
盥具更淪苦茶女笑曰癡郎子昨宵幾驚破胆曰忍哉卿也曰  
柔情媚骨何必爾爾生益惑語漸狎寢女秋波微怒似又欲呼  
生哀之始已臨去忽紅漲于面欲言又止者再曰郎娶否曰未  
曰眞耶曰天日可誓曰郎求婚于吾父母無不諧萬勿望非禮  
苟合也生曰諾時僕亦起問生行否生痴立猶豫叟出揮僕夫  
曰茫茫風雪向何處去尋卽行豈碍程途耶少頃女又陳餐膳  
餅餌帶松子香雉羹鹿脯味尤美生且啖且問女郎年齒與夫

家姓氏叟答以擇配甚難紅鸞猶缺生曰僕不才尙屬清門忝  
登桂籍未知可列雀屏選否叟曰珊瑚甚倔強眉歸與山荆詢  
明白免他日怨老朽孟浪頃出告生曰大喜大喜小妮子竟盲  
肯但夫婦老矣風燭草霜一朝殞謝反累弱息勞獨山野無鼓  
樂儻相意屈東床卽于今夕夕草花燭明卽携去愧無奩粧能  
相諒否生喜極再拜一一承命媼扶女出韋布新更雲鬟微掠  
愈覺嫵媚動人交拜訖重設尊罍一家團聚僕在斗室亦小憊  
賞痛飲極歡夜深二老去生移燈掩關卽就客榻成婚禮纏綿  
恩愛盟誓萬言明晨雪霽叟媼并出曰珊瑚兒嬌慣乞郎君百  
事看老朽勿加罪責雙雙登程不敢以私愛誤功名事也母流  
涕悲戀曰勉事郎君錦旋時可一歸甯何須戚戚生以馬授女  
自則與僕徒步拜別出門叟于欹石下撫臥石起內皆朱提曰

倉卒不及備蓋以此爲倩生曰客途無玉臺下聘尚敢領厚貳  
乎曰聊壯行色耳生勉取三錠叟以爲太少盡代檢入橐揮之  
曰去出山數十里入一大城市爲女購簪珥裙服斬然一新再  
覓車馬入都質宅居倡隨樂甚榜發成進士授浙之會稽令挈  
夫人同之官多政聲皆內助也然生性好客舊雨新雲爭來趨  
附明年升錢塘太守而客益多女請却之不聽客聞之懼驟千  
金購妖姬名窈娘者奉生爲妾窈娘色旣艷冶絃索歌唱無一  
不工床第之間尤多內媚生惑之嬖暱忘政事而客皆陰譖其  
權矣女獨宿絕不爭夕然生偶犯恙女輒雞鳴起侍湯藥不啻  
孝子窈娘見女瘦瘠肢體無處不美卽亂頭粗服亦饒姿致退  
而攬鏡愈自懸汗由愛生懸懸生妬妬生恨遂廣結婢媵瓊布  
腹心思傾女不得入暗以酙毒置酥酪中布女室生偶入呼飢

女以酥酪進飭急奪而棄之啖貓犬立斃乃矯啼求去曰夫人  
妬忌意毒良人妾若不去恐難免也又女每夜焚香於庭禮拜  
北斗女告生曰夫人毒未成又用詛禳法妾時心痛恐中醫巫  
由是生怨女動輒得咎曰終非好相識立逼大歸女泣曰自爲  
君婦有何失德曰吾與爾緣盡眼中釘喉中骨鰩不能頃刻留  
女大慟曰若留須跪受鞭笞始已女卽膝立受辱婢媼爭伏女  
旁願代受杖邑之仕宦容廳聞之咸不平聲名益狼藉當道者  
羅緘生之荒怠酒色侵蝕庫帑十餘欵欲劾之生懼謀於客出  
千金購玉鼎將獻中丞又出千金購冬貂獻侍御同列中堂鼎  
無故碎裝無故焚玉間誰毀窈堅以夫人對生大怒狂呼不可  
忍操杖立逐女出女曰是真不可留矣自脫簪珥裙服擲地下  
着嫁衣忽忽出門飄瞥不見當道待生賄不至疏劾之奉旨降

官東魯縣陽水婢僕與客一時星散生典質玩物得千金携歸就丞任策馬悠悠誤入山谷見疎林煙裏欹石猶存忽至當年止宿處大驚恐翁嫗出無顏相見勒馬不前遭僕覬視則空林無屋宇僅曲礎流泉荒苔虎跡急趨而過丞任清苦異常窈不能堪終日悲啼生惟隱忍旋抱病呼窈不至蓋早已隨僕遁去至是始悔慟曰其負吾結髮苗姑報乎而已無及矣更以行賦革職充雲南軍赭衣登程監者呵晝資斧一空貨馬徒步兩足腫潰躑躅不前比至鳳皇廳萬山中人際斷絕處有亭翼然監者引入顧目叱曰爾罪應受我輩何辜請速自戕免汚吾刃生哀涕不已監者握手而至正皇急問忽腥風怒號一白額猛虎自絕嶺下爪搏監者三人死路側生亦迷悶微逃覺耳畔有婦人哀喚聲啓眸視之非他珊瑚苗姑也生反痛哭曰夫妻避

返得毋夢中乎抑冥中乎曰窈娘何在客又何在生以頭觸地  
泣言知悔問虎究何往卿究何來曰郎至此量言亦勿懼妾非  
人虎也郎在中州所放者妾生身父也父母感大德遣侍巾櫛  
又以無狀被逐若非大難當前實無顏見夫子然真面目已露  
郎能勿以非類見疑乎曰豈但勿疑言已抽刀斷搏指血涔涔  
焉女驚絃之已斷急出藥末織而接之裏以殘帛竟不痛曰郎  
君旣悔又何必爾曰非此無以對我賢卿也問翁娘何往曰天  
謫已滿重證仙班不在人間矣南山之南尚有敝廬能惠臨否  
曰逃軍殺監出則領斷茫茫海內託足無區願隨卿隱曰以郎  
資質勘破泡幻大丹且成言已携手同行穿雲越礪約十餘里  
怪石數轉有大洞府門前長翳赤脚者三四輩翹首拱候呼曰  
大姑救得郎君歸矣問此數輩何來曰老父遺留婢侍郎君

耳入見釜鑑鼎臼几案床第無一非石曲折數層若分內外西偏一洞爲女臥房房內陳設古雅帷帳悉具床上坐一嬰兒呀呀索乳問是誰氏子曰此君種也渠外大父命名曰寅生生親與摩頂見其豐麗魁梧知是國器夜夕燃石燈出百甕中花釀飲生息茯苓松花餅啖生晨起督婢僕各出採藥自以野蠶織布無一廢弛寅生五歲頗慧生拾樹葉爲筆燃松枝爲筆抄書教兒讀十歲卽通六經能韻語生悲曰吾負罪竄匿累媯兒何時出頭女聞中州有手足否曰有問曾受君惠乎曰有從堂弟名盍者從未貸一錢女以纖指卜再四曰是眞可託翌日早起呼禿髮僮駕牛車抱兒端坐以生手書置兒懷自脫金釧束兒腕并與玉瓶曰需果餌此中索卽得安置訖遽揮曰去車如電掣風馳突入雲際生失聲哭女笑曰君別兒卽苦妾父母嫁女

時亦苦耳何一入宦途頓加白眼生大愧以指示女曰卿忘却耶相與大笑焦益中州名士也四十無子以爲憂族人子蓬頭歷齒不欲繼夫人爲置妾又恐分恩愛不肯受是日忽牛車到門僮抱兒入投書案上益拆閱見的真爲兄彙筆跡大喜閱至託兒爲嗣一節更覺歡忭一瞥眼僮與牛車不見惟兒束劍捧瓶依膝下市人鬨鬧曰焦家門內豹負猩猩奔出城去夫妻愛兒逾所生寢必樓於懷食必加諸膝冬日益病思櫻桃不得兒忽捧金丸至問何來笑指瓶以母語告戲呼他物無不應由是大富寅生冠而就試貴爲大中丞征雲南寇時益夫婦壽八十猶健飯領軍拜別諱功成速回順路訪親生父母寅泣受教訓旋時果訪至舊處則洞口雲迷樹葉零落而已痛哭慄然視石壁鐫草書一行曰中州焦鼐遇虎得生洞居卅載壯納通神天

降丹願服之身輕水火調御夫婦道成某年月日白晝飛升兒  
讀能貴免事聖君石齧流水嶺橫白雲人間天上一樣看承  
愧儂氏曰人雖至愚當其受恩則未嘗不疾首撫心以爲苟渝  
此盟有如江水及至變暖旣久責報太苛反而若仇有終身切  
齒者珊瑚姑旣報德於未遇之時又救之極危旣窮之後其  
亦愧夫人而鬚眉者乎至于女子小人譖謔惑主虎且憚之矣  
噫嘻珊瑚姑慎勿孟浪唱想夫憐也

麻瘋女鄒麗玉

湘南禹蹟山林壑深幽神龍窟宇也至明季始有居人漸成聚  
落陳生名綺字綠琴亦卜居山麓父林母黃氏耕種鬻賈能小  
康生年十五善讀母僅有弱弟名海客遊粵之某郡貨殖得資  
遂落籍至是母病革私執綺腕泣曰爲母死後汝父必繼娶廬

花衣今古如一轍汝窮促可遁粵葬依舅氏并私以所蓄數十  
金與作旅費生泣受母歿父續絃烏氏果悍惡如母言朝夕不  
能容遂詣母墓痛哭留書父枕側而去跋涉幾半載至則資耗  
而舅杳遍詢闐闔無其人煢煢走村郭漸以乞食度命深悔孟  
浪時恩遄回一日至郭之東有檳榔樹覆柴門方引吭唱蓮花  
落內有短髯赤面一頌白叟出睨生詫曰小乞兒子何貌之文  
而音之悲也生曰腹有詩書焉得不文落魄窮途焉得不悲曰  
何得至此生遂自陳鄉貫述葬舅狀叟默視生曰子舅其黃姓  
海客面白多麻者耶曰然曰客死于此久矣渠生爲某巨室司  
會計善營運娶青樓女病歿女竊資隨僕遁老夫與渠有杯酒  
之交代市櫑具葬東郭尼庵側大柳樹下墓樹短碑者是也陳  
伏謝逕至所指處果得舅墓間恙尼亦如叟言遂呼舅哀哭祝

曰舅若有靈佑甥生還當負舅骨返祖域尼憐之餐以豆粥語  
云子所遇叟姓司空名渾與汝舅有素第往祈援手切勿道方  
外饒舌明日生見叟遽呼司空伯驚訝曰小子何得知吾姓曰  
且知我伯名卽詭云夜宿墓下夢舅氏詳告且諭乞援叟愕然  
曰僕與渠原無車笠盟不過曾覲面雖然當爲子徐圖盡寸心  
三日後以綿袍一襲贈生慨然有德色且說生云僕清貧無豐  
贈予諒可原幸隣郡某山中有富室邱丈子木傑之葭莩也老  
夫婦生有嬌女名元媚字麗玉年與子等貌則鮮麗擇婿眼高  
雀屏無選子雖貧而清才雅範此間無與比儕僕作函代子執  
柯往就甥館邱丈必有厚貺尚不足運舅輶返珂鄉歟陳生聞  
之請思其次問何故曰姪家山野荆布藿藜恐富室千金未能  
習慣矧彰彰入贅能任坦腹人乘龍自便者乎叟撫掌曰迂哉

書痴也是不過攫伊財耳茫茫天壤渠於何處捕逃亡增生計  
窘姑受函往至則巨第峨峨春深獸鎖司闈人見其落拓叱遠  
立及函入兩少年出揖客云奉嚴命恭迓玉趾知爲翁子隨入  
見棟宇庭院俱類世家一偉丈夫脩髯過腹立階上生趨與展  
謁坐間詢司空氏起居旋白夫人來兩婢扶一四十餘美婦人  
出翁曰此山荊也公子旣司空世好與寒門誼卽通家敢以妻  
子相見生又展拜婦凝睇笑謂翁曰司空妹倩眼力不差公子  
真可人也倏其筵宴勸爵甚殷席間略詢鄉貫卽語生云舍親  
與郎君言否僕小女麗玉素所鍾愛不欲嫁遠方然覓婿欲得  
如仙鄉人物裙屐翩翩者杳不可得今得紅絲牽引文星惠臨  
是真石證三生願卽日奉爲箕帚生離席唯唯肅謝婉陳曰自  
慙櫛櫛仰託萬羅良所深願然小生實爲尋覓至此婚後三四

日卽擬暫返蓬門事競冉回瀛第是不得不預陳長者婦微笑  
曰公子何忽促若此耶翁急止之曰公子孝心何可過拂容卽  
代籌朱撻五百金作旅費生心喜敬諾旋卽笙管囁啞燈火匝  
地幹僕引生之曲室更簇新冠帶出就氍毹雜姬三四引一二  
八好女子珠翠綺羅盈盈自內出與生交拜送之洞房却扇視  
女則荷露桃霞無此艷冶生心意飛馳反恨頃言新婚暫別未  
免孟浪容有意遷延圖靜好耳酒闌燈燭聽蓮漏三催婢妾亡  
去生正隱几帳觸而女亦時牽紗模覩良人粉黛間隱有慘悴  
色生不知就裏趨近軟語代爲卸粧女則拒以纖腕再近則潛  
然流珠淚徐起彈燭視近闥無一人始閉門小語曰郎亦知死  
期將近乎曰不知曰郎從何處來何處去曷明告妾也生具告  
之女唏噓欲言又止生知有變伏地乞憐女曰妾觀郎君風采

意良不忍故以機密告妾臘瘋女也此間居粵西邊境代產美  
娃恐根奇疾女子年十五富家卽以千金誘遠方人來過毒盡  
始與人家論婚覓真配若過期不御則疾根頓發膚燥焚拳永  
無間鼎者遠方人若貪資誤按三四日卽項有紅斑七八日卽  
體遍驟癢年餘拘攣拳曲雖和緩亦不能生生間之始恍然悟  
泣曰小生萬里孤身擔荷甚重乞娘子垂憫容我潛逃可乎曰  
休矣此間爲男子甚難以入門時外間已環伏壯漢持刀杖防  
逸生泣曰身死不足惜所悲者家有老親耳曰妾雖女子頗知  
名節常恨是邦以地限無貞婦願死不願生郎且與妾和衣眠  
三日得資卽返妾病發亦不久人世乞歸署木主曰結髮元配  
鄒氏雖玉之位則瞑目泉臺下矣言已抱持隱泣生憤然悲曰  
噫婚則僕死否則卿死曷飲鴆同死結來生緣乎曰不可請書

居址門巷與妾紩衣縫中俾他日采魂度關山省舅姑受郎君  
一盂餐飯耳生雖書與之而涕不可仰入衾共枕生屢屢不能  
自持女悉勸慰禁止對食不餐幾與石女天闊同一恨事暨日  
翁媼果頓同陌路是夕女以香舌吮生頸作燕脂色者三四處  
曰可矣私贈黃金白玉纏臂各一生訂後約女悲曰恐君再來  
妾慕門之木矣明日翁贈果踐言卽揮手令去重到尼庵尼  
見項上痕閉門不納急以資貨巨舶啓舅櫬載之南下夜在舟  
中泣舟子疑渭陽情重奇之破禮益恭抵家見父則繼母已歿  
父納婢爲小星兒子甚懶覩腰纏頻妻弟所遺不深詰瘞旅櫬  
買山田陳翁善釀遂種秫開酒肆得利甚豐生乃下帷讀入膠  
庠鄉翁兄生去謂其女每盡無疑正託媒妁竟東床女忽疾發  
視之麻瘋也翁窮追惟含涕握手之乃是處子交詈曰淫婢太

不長進甯定不欲生耶月餘益憊遂遣之麼瘋局是局乃長官  
好善者所設也因是病向能傳染家有一則全家皆病雖掌上  
珍亦恩斷義絕無顧復情女入局數雜經輒見一麻面叟口操  
南音者來救止既而思遁叟慨然願導引曰老夫黃姓淮南人  
娘子得毋欲尋陳生綠琴耶渠與漢似曾相識可同行僕亦欲  
東耳女自恃惡疾又以叟邁欣然隨之叟到處重門自闢至郊  
外叟以唾塗女蓮鈎口喃喃若符咒卽邁步若健兒感翁德事  
之如父旋拔銀腕釧易資爲旅費甫至楚資已耗盡遂行乞叟  
吹洞簫女口編女貞木曲歌唱沿門歌曰女貞木枝蒼蒼前世  
不修爲女娘更生古粵之遐荒生爲麻瘋種長卽麻瘋瘡銜冤  
有精術補恨無媿皇晝燭盈盈照合香儂自掩淚窺陳郎翩翩  
陳郎好容止彈燭窺儂心自喜妾是麻瘋娘郎豈麻瘋子妾雖

麻瘋得郎生心轉麻瘋爲妾死郎爲妾死郎不知洞房納閣銜  
金卮孔雀亦莫舞杜鵑亦莫啼鸚鵡無言願飛去郎墮羅網妾  
心悲郎不見駿馬不跨雙鞍子烈女願爲一姓死郎行依舊貌  
如仙妾命可憐薄如紙膚爲燥肌爲皴雲鬟拳曲黃且髡掩面  
走入麻瘋局不欲傳染傷所親昔作掌上珍今作機上肉昔居  
綺羅叢今入郎當屋月落空梁懸素羅一縷香魂斷復續妾雖  
生妾不願守故居妾旣生妾自當尋我夫可憐雖生亦猶死不  
死不生終何如女貞木枝扶疎上宿飛鳥下蔭游魚鳥比翼者  
鶼鶼魚比目者鰈鰈生同衾死同穴衾穴卽不同妾心若明月  
月照桃花紅欲然李代桃僵被虫噉女貞木紅枝葉悉是麻瘋  
之女眼中血女歌韻辛酸叟簫聲淒咽聞者流涕爭進以食不  
敢啜蹴與半半抵淮南將近山村見老屋萬椽青帘出樹杪叟

遙指曰向南黃石堆門者是也子當自往<sub>據</sub>從此逝矣惟祈寄語綠琴父子云海客奉謝言已卽杳女驚定詣肆門見一老翁坐鑪側面目似綠琴疑爲翁歌前曲翁擲一錢與之再歌又擲如初女泣曰賢郎陳綺粵西欠奴債不過追逼資負豈一文錢所能償耶驚詢其告之翁曰陳綺耶豚子也汝所言難邀信渠秋試金陵不日歸山莊面當知眞齎女聞之卽叩以見翁禮翁送入尼菴中遣村婦伺應婦皆唾却走幸老尼憐憫得無苦月餘生歸翁以女詢生驚愴不知所云翁曰是不可負也吾家不少閒粥飯雖易枕席當察之終其身生伏謝急趨訪女遽牽生衣啼曰妾遠來不敢望仇讐惟冀以骸骨葬君家祖域耳生且泣且歎問何能自來以黃叟面目顛末告生驚曰是吾舅也其地仙耶攜女之家謀酒庫隙地臥叢莽中諸婢咸遠立不敢

近惟一難婢名甘蕉者獨代做便服事至飲食藥餌皆生手  
調久更襍被挈甘蕉臥女側亦均無恙榜發生鄉捷里人爭與  
論婚生力却父稍稍勤生泣曰兒年甫二十有一麻瘋女量不  
久生人世曷姑待其斃再婚亦未爲晚也又恐已去女無人照  
看遂告病罷南宮試女以頭觸甕悲曰爲妾故使郎遲嗣續阻  
上進妾死後何以見祖宗于地下誠不如死言已又觸賴甘蕉  
救止始已一日生赴戚家飲遇雨不歸甘蕉又因病內臥女聽  
雨剪燈搔爬不已忽聞梁際颶颶聲一大黑蛇粗如兒臂長幾  
七八尺從空墮至女始頗懼繼思得果蛇腹勝于自戕聽之蛇  
身盤屋梁垂首下掀酒甕木蓋墮地如擲吸甕中酒嘔嘔頃刻  
滿腹欲上縮則木強如枯藤倏忽墮甕中攬攬翻騰力詰聲頓  
寂女燃燈強起視之斃矣心憤蛇毒或可代燒掬飲升許心頓

清醒祓煥襟膚轉奇犧又掬以洗滌癢頓止明日又潛飲而潛  
洗之疾若失膚之燥者轉瑩如玉髮之卷者轉垂若雲面目手  
足之皴瘃者轉如花如月如嫩筍芽矣甘蕉驚喜告生詢之以  
蛇酒告趨視則遍體黑章成雲篆頂有獨角色殷然蓋此山蛇  
王名烏風者也具錦裳綺裙花鉶珠玉粧女出見翁與諸宛若  
莫不驚爲天人翁曰吾幼聞蛇王居此山千年矣番僧求得片  
鱗爲人醫癬疥不可得孰知天專留此爲吾療賢婦疾耶即日  
備禮爲合巹珠履滿堂鼓吹筵宴百里外男婦咸奔至一覘女  
之顏色歸以爲榮再三年女生竈馨兒感甘蕉德收爲簉室生  
却之不可是年春生試禱闖入木天出爲太守專恤流亡與貧  
病無告者人人稱衆母升兩喴制軍遺材官招邱翁至索麗玉  
甚急翁假泣曰小女命薄殞謝久矣明公尙欲尋故劍耶生又

索骸骨歸瘞。翁懼獻千金爲太翁壽，不許。旋訪司空云驚逸堕絕，磽死生笑曰：渠真以小人目我矣！旋命婢扶夫人出，則衣一品命婦，服容光煥發，翁幾驚伏視之，即已女麗玉也。灑淚問父母安否，翁咋舌愧欲死。女亦時歸，竝出蛇酒製藥，設局濟寧之患，麻瘋者活無算年。四十餘太翁猶清健，疏乞終養歸修舅墓，與尼菴建鄧夫人碑，紀事之雖略，至今此山藥酒尚馳名云。

佟阿紫

佟阿紫，楚人也。幼失怙恃，孑然無棲止。年十五隨戚學貿易走魯之登州，感病。冬日夜侍湯藥，歿則盡以旅橐市櫈具厚殮之，泣求客之。楚有附舟回臨別，焚楮誓曰：「阿紫從君來，不克送君返，敢有侵吞分文者，鬼且殛神！」且誅誓已，大哭，聞者流涕。然冬由是竟困爲丐，會海濱飛來村孝廉郝隱義而携之回顧，修貌

修整性靈敏勤於事得人憐村之巨室咸招阿紫司奔走以故傳食得不餒久之得隙地結茅棚如斗大外繚土垣中種蔬果漸免託沿門鉢矣巨室欲収之家不可欲配以婢亦不可告衆曰男兒不能自立何以家爲倘荷諸長者蔭亦非終歌朝雉者一日抱甕倦臥井畔聞雷聲殷殷知山雨至蜷伏棚底至晚雷益迅雨更急電走金蛇鼻觀透硫黃味慄伏地自陳曰某年甫十八無愧怍惟撇父母墓於鄉里清明無一盂冷夢飯盒上着欲擊我頂耶突露靈寰山岳若有巨物骨冬墮中庭意爲雞爪尖喙者無疑瞑目待斃久之雷收聲而雨亦霽濕雲縷縷裹銀蟾倏明滅瞰菜畦果有一物黑摸索觸手軟膩燃火照之則一端正好女子衣模素盡沾濡鼻端有喘息胸前尚溫暖惟昏昏若睡呼不應大懼反局短柴衝泥走告鄰不深信言之確遂起

遍叩村人扉邀往覘其異每人簷燈明若晝比至則女子已甦  
嚶嚶細泣大眾環視秋波灼灼無一語鄰命人扶入棚卽藉阿  
紫短榻上眠衆席地坐詢之女自云郝姓小字五銖所居爲極  
大村莊居人甚夥距郭甚遙實不知隸何郡邑多兄弟姊妹惟  
已恒得父母憐是夕正狂何趾後入己房闌頭忽眩暈心雖了  
了而耳鳴如鼓風濤身輕若御雲霧旋更昏瞀比曩則不知何  
故至此處衆觀其粧束若吳趙聽其口音若山陝問伊父母名  
氏搖首示不知問可否婚聘亦搖首示待字郝喜曰吾同宗也  
但若是則何法爲爾寄音耗女子哭甚哀郝憐而止之與衆耳  
語瑣碎者久告女曰此爲終郎居彼此怨嘆天涯海角相遇乃  
鬼神撮合雷霆主婚僕與汝同姓論年齒可爲吾猶女擬遵天  
意以汝妻終郎可乎女翹首四盼鄰急推阿紫示之曰是兒雖

貧量非終丁貧者女睨之意似許可。佟面赭流汗向衆力辭。郝曰痴男子常守鰥耶。天意已定。遠之恐不祥。村之父老醵資謀花燭。頃刻得五十金。夜向晨。村婦咸至爭出衣裙釵鉗爲女助粧。粧竟美麗絕倫。小市酒肴卽日合卺。明日女親詣郝。蔭膝下作螟蛉女。郝疑女必曠。佟卽貧久之竟伉儷。日夕同操作辟纏索緝分。郎苦一日夫婦携鋤刈蒿蔚。忽見兩金鷺戲于庭。倏上下鳴且舞。女戲以竹竿撲擊墮地。沒掘尺餘。卽得黃金二斛。佟欲易以市田宅。女不可。曰貧人暴得大財。徒取禍耳。郎曷走他郡學。賈數年歸。示人知富之有由來。妾甘爲郎守。澣澣作生活量。不致餒。佟遂泣與別往告。郝亦深以爲然。并自任照看女。佟徒步遊江南。詣曉之鍾離。遇甄叟巨商也。凝視其相。詫曰君富大富貴。奈何草衣芒履掩人目。佟遙謝直陳。迺延歸。授以白鑑。

五百金曰且之江南學貿販無論何貨第運之虧不汝怨盈則除母分子金終過江思販豬利息厚遂投牙行以五百金全作孤注兌訖白足走泥淖行至江口正喚渡忽有放飛炮者豬驚逸盡入蘆葦中呼之不再出痛哭欲覓死又戀五銖無已吹簫乞吳門忽遇同鄉李叟詫曰子何一寒至此耶泣告所以叟笑曰子真商賈中之雛稚者凡運白蹄必須先豢犬彼項挂鋼釘皮圈者非歟豬偶有逸者嗾犬銜之回若全賴人力宜其憊也贈五十金并假兩黃犬馴且猛卽日代運豬數十口囑且渡江試爲之終拜辭僧廬令往重至江口心方惴惴忽天大雷雨江波如山晝昏黑若夜終痴立雨中聽豬自竄比雨霽則豬皆島間將若何終作恨聲曰者番當深入叢莽窮搜之主人搖手曰

莫猛浪此中有巨蛇曰蘆蟠力大能噬人且江洲沙軟多坑窟  
墮則死慘矣曰甯入蟒腹死不以失信生卒往至則犬斷索奔  
入佟無導引惟蹲而待少頃乃犬聲狺狺豕聲呦呦呼號震江  
水霎時羣豕魚貨出鶴立俟若就拘束不敢動視之其數較前  
所失者十數倍而且肥膩茁壯其值約五千金仍有餘念天欲  
暮兩犬始流汗出血滿口吻適江船泊五六雙至驅急渡江蓋  
船即江北豬行來迎客貨者頃因翠華南幸豕價大昂故逐於  
江滸耳比抵北岸堅坐待價牙曰再遲則殆矣佟不聽明日價  
更增三日後佟心怯售之得八千餘金存金更票帙潛往鍾離  
告甄叟自佟去後夥人咸云佟遁叟不以爲然至是佟歸益張  
筵酬之呈票符并白頭末叟笑曰君亦太稚氣前豕即逸亦何  
必乞不歸然子所遇李叟尙欲見之否曰正欲白主人酬所假

叟笑呼十八子可出晤佟家鄰叟出卽李也大驚視犬更雜衆  
犬中若叟家素察者益駭少頃恍然悟蓋甄叟早知佟事故遣  
李送犬與金耳明日盡以七千金假之剛以幹僕囑再之楚曰  
遇貨即運無不利也佟往返二次獲數萬兼以楚無親族函父  
母骸骨歸再詣叟曰可矣分子金與之尙五萬有餘欲要以女  
辭曰家有糟糠且別已三載不欲效薄倖也問何如人述前事  
叟驚曰其面龐幽白眉纖而長名五銖者耶曰然翁何以知之  
曰此吾姨姪女渠父母皆陝人流寓于皖亦富家翁其居卽在  
敝村之南大樹千章裏竹樓者是也某年月日爲雷雨櫺去安  
知爲君夫人耶翌晨引佟見鄰翁媼一家沸騰歡笑狂喜翁媼  
急欲見女遂由淮駕海舶親送東床運資返登一帆風順不日  
抵飛來村骨肉相聚如夢寐如隔世也悲喜可知遺盞具又極

豐備并厚酬孝廉與之聯譜系居半年欲携婿家同之院女曰不可兒不忘村人德遂出千金厚酬村之貧乏者女僅生子一因體羸多疾爲夫置妾媵生子女若林立郝夫人性惟鍾愛女環西苑築甥館同居焉阡陌雲連樓閣華偉不啻世家至諸子成立遊庠序女年甫四十有五猶妍麗若天人一夕夢偉丈夫荷雙籠來內皆紗帽纍纍舉而遍挂屋角幾滿屋更有纓帽銜寶石挂孔翠者亦夥丈夫挂訖故俯瞰籠內噴噴稱有餘戲掀擲過西牆笑曰便宜他寐告終知子孫必多有科甲顯宦者後果驗然時方明季不識纓帽是何威儀至盛朝佟姓世居魯仍簪纓拾青紫所以有寶頂翠羽帽也至拋擲牆外者蓋婿家均貴亦不減外家此桃源令孫夢麟所云

懊憊氏曰彼美人兮天涯海角而風風薄上早訂婚姻鬼神無

可奈何始幻此縮地法耳當其不負死友臨奠數言實諸天菩薩所共聞之而一齊墮淚者也或另註奇緣使之得內助享厚福亦未可定嘗聞四川周姓亦曾有之與此事同

雪裏紅

北里非相攸之地勾欄無立節之媛然未可以一概論者昔京都有薛氏女貌絕艷携一婢一媼賣宅以居自云十五歲矣出多金嗜市司街卒遂安堵而開錦泥窠也嘗簪花傅粉乘轎車往城南觀新廁傀儡棚亦輪爲之停遂不言而知其爲錢樹子也游蕩兒羣擁之歸問鄉貲游踪均葫蘆提以對問香名則曰薛氏行一侍者呼爲一娘問夜合需多寡則伸玉臂露守宮砂曰六歲時遇吾師以丹藥點作貞駕至今身猶處子不願作夜度娘也曰若是則必工吟善詠如卿家校書名濤者乎曰非所

長曰是必唱鶯鵠舞柘枝如謝家姪平曰非所長曰或者能刺  
鸞鷟錦如卿家針神號夜來者乎曰妾病未能也衆撫掌曰審  
是究以何術博纏頭錦女舍笑呼婢捧磁甌出中列骰子六供  
几中央再拜安置訖曰妾名雖倚門實則求偶請以相思之骨  
代風月之媒是亦遵吾師命也來者以白金十兩作狐注無論  
齒高下貌妍媸但一擲成六紅者卽嫁爲婦無食言然十兩僅  
一擲再擲再破惺妾守信君等毋吝財也衆曰妙哉是真別樹  
嚙幟而另繫赤繩者呼儻競取白鑊至博竟日皆色沮去遠近  
譁嘆咸云何物粉兒獨翻花樣喝求牡之雉呼守雌之蘆花骨  
頭豈真作冰阿堵物依然入橐是兒狡哉蕩子愚矣然愛其色  
者輒難忘情由是馬紮于場大迎于戶上至冠裳下至胥隸無  
不聞香而來垂涎而至作幾希望又以一娘不似妓名因其愛

着杏子衫又全紅始嫁薛雪同音遂呼之爲雪裏紅云一日有侍御公子某携百金來十擲皆北明日又來視廳中已列五紅其一滾轉不定公子大聲呼紅比走盤珠定則仍守黑者乃痴立如木雞女笑曰險哉何一紅之難也女貌雖極妍而性極生硬客至略寒暄卽請博博已卽下逐客令不許少一逗遛公子恚怒陰嗾無賴子三四輩給金使詣女室將窘辱汎愧恧女已譖其意待金入己橐卽揮手使去無賴子大開曰一擲肉竟如是昂貴耶彼博場尚有閒菜酒爲吾輩解饑渴言已攬袖欲侮女聲色不勤略拂纖指卽紛跌庭外數十步呼婢出夏楚待其三蹶而三拍之蹤謝始釋鼠竄可憐後有跡至者咸悉彼姝艷而勇無敢褻負者快快不聞有後言三載中均落落小酬應從不歌一聲陪一宴假一曇笑而香奩中槧槧盈五萬金矣偶語

客曰曩得采僅娶吾身今并得吾財何樂而不爲於是門前車馬更喧如市井矣時江西建昌李生名崇者年少尙未娶避難走燕臺落拓殊甚將往投阿姊某宦宅向爲姊夫所惡然守囊之銀僅僅十兩計無出謀於同鄉某某問曰子知此間有雪裏紅乎曰不知乃告所以曰曷拚與一戰捷則立地成富兒負則尋女娶未遲也生曰善浼導之往女見其貌清俊而衣禮襯心憐之曰此非樗蒲戲乃秦晉卜也登場一麾絕無翻悔觀子十金良不易曷珍重生笑曰卿亦過小覲人矣書生雖貧量不至爲些須露乞兒態言辭慷慨其氣熊熊已令作人心折及鏘然一鳴座客齊喝采視甌中燦爛者成六出花矣女亦色喜嚶嚶一聲階下噏應即時結彩然兩畫燭如椽鼂滿堂水陸雜進婢子引生入曲室沐浴更新衣女亦粧竟偕之交拜同鄉某宛

儕贊焉至漏乍轉客去歸洞房女畧詢家世卽云身已相從願聞郎志生嘵蹙曰一身落魄去就頗難然爲賈則素惡銅臭爲儒則不耐飢寒無已其一行作吏尙可以身許國乎女檢莊而前曰是尙不愧爲紅之夫也旋以簪紅示生曰妾尙女兒身誰夫君憐之生以唾拭之不去喜曰皮相者疑卿爲韋臺柳福豔者知卿是佛池蓮僕心醉矣且愛且憐明晨視紅褪如洗旋以片紙爲生納粟得銓閩之某縣令事畢之任女不令多隨從捲厚資與婢嫗均易男子急裝已則纓曼胡吉莫靴負彈弓佩長劍四騎登程經泰山下猝遇響馬賊呼嘯至生戰栗面灰死女命婢嫗護郎君已則縱轡逐賊鋒發連珠鏃彈子如秋風摧落葉賊披靡無生還者生大駭幾墮騎至前站私詢其何勇過健兒女笑曰措大尙貌視巾幘耶羞隱紅線輩自在人間惜肉眼

人不識耳因把酒重述都中拍無賴事相與捧腹到闌調長吏女均執刺代長鬚致無限越寅察敵艷僕疑其有斷袖癖實不知即使君采蘋婦也抵任不半載金陵賊驅大股豕突至閩蜀圍斗大城生集鄉圍女簾後竊之笑曰若以此禦賊直擢枯拉朽耳寇深矣且奈何翌日賊更鋗集肆猱升將瓦解女麾衆登陴斫殺一晝夜攻始懈然耽耽者猶不去生乞救兵于中丞牘三申而援不至蓋驛路斷恨無神郵也至夕女以大爵勸生飲生憂懼涓滴難下咽女笑曰飲亦死不飲亦死曷爲醉殮乎生始鰥吸數十爵沉酣眠所坐木椅上女出裂帛長十數丈者先縛生然後荷于背且縛之極堅固若負襁褓兒仍男裝右提劍左握護身牌聽野雞三唱晨月朦朧呼鄉團而告之曰事急矣吾負汝使君往乞援三日卽返城中諸事聽吾婢嫗指揮可謐

無恐也遂開關放之出賊瞰其越濠行甚速又見所負如屋上  
瓴不識云何始癡望繼環壁女且走且禦斬數十人而出重圍  
焉縣距省垣三百里至則甫卓午走入館舍解背上良人視殘  
醉猶未醒也往見中丞時撫軍麾下僅萬人意不能多假生將  
唯諾女在身後突白衣但乞中丞分五百人供臂指然必由屬  
吏自檢擇不中選者勿須也中丞驚訊誰氏子生詭以僕對且  
告其神勇曰是豈崑崙復生乎卽傳鼓集演武場女爲生暗物  
色皆捷如猿猱而勇如羆虎者生詰首令某處假兩騎以歸某  
令見女戲生曰明府當此倉猝尙翠畫眉郎鄭櫻桃耶生莊色  
對曰山荆也令駭亟訊知其事急延之後堂夫人出拜請須臾  
略休息公子一女郎一爭拜膝下乞授業女約以圍解日旋整  
師歸賊正圍圍攻雉堞突自背擊之幾疑將軍從天外飛來者

戰一晝夜斬馘無算餘孽悉竄女撫膺而歎曰是可驅豺狼而  
害麟封乎留生入城撫瘡痍已則帥衆追勦至浙界始凱旋當  
道上其事生卓異遷郡守女詔封成夫人某令遺子女來踐約  
乞授好身手女畧與一二卽已曰羅綺中人得此已無敵無深  
求也問戰勝大旨曰譬如博孟內六瓊眼前八陣知人知彼目  
無全牛勝負可立決也問阿姥是何師承曰吾自有師師自有  
法不足爲汝輩言也生每斷獄女叅贊稱神明捕盜尤襄勤惟  
禁娼則力爲諫阻繼以哀泣故棠疆百里桃花門巷常數百家  
成錦繡城也每采興一出鶯鶯燕燕之儻捧盤匜跪路衢爲夫  
人祝千秋者動以千計此秦魯臣譜弟所采訪魯臣金陵世家

漢儀氏曰寒蔬中有名雪裏紅者辛辣之品也成夫人隱於粉

子

黨博以相夫坐而裙釵勇士殺賊是桃李之艷而薑桂之性也  
錫此佳名良不愧耳不言其師而師自大有人在閨之氓感保  
障之德每至伏臘有以雪裏紅薦春盤者當不敢斥言而呼爲  
成夫人菜乎嘻諸葛行管之種可以并傳

鄖生艷遇

鄖榮典字少華任城儒家子年十七尙未婚時正夏五移枕席  
置小齋一老僕作伴喜岑寂也一夕溽暑令人思惱惢因遣僕  
宿外舍自起拂榻拭几剪燭烹茶視皓月一窗不禁遐想背燈  
危坐口吟一絕云明月此時好美人何處來相憐惟有影綺戶  
爲誰開詩就曼聲吟詠忽一麗人冉冉至年約十五六廣袖長  
裙烏鬢翠黛目盈盈若秋水裙下露蓮瓣翹翹若解結之錐殆  
畫中人也鄖驚詢曰卿鬼耶耶曰否人耶耶曰否然則狐耶笑曰郎

志在美婦妾志在情郎偶聽高吟知情之所鍾故冒嫌學私奔  
之紅拂郎何必嘵嘵詢踪跡曰卿有名乎對曰賓奴有字乎曰  
樊禪鄙不甚了了第搘纖纖手則柔勝于荑令人魄蕩相與談  
論慧舌生晉旁及詞章藻思耀采鄙愛且服聽玉漏丁丁牆外  
之柝四下促其解衣則飛紅上頰約以明宵野雞四啼倉皇遽  
遁望果挑燈自携金枕至備極華麗人世所無遂與綢繆而痛  
楚莫勝女曰妾身猶不雕璞也乞郎徐徐幸勿狂暴事已視清  
簾落紅真猶處子鄙益憐愛因以臂代枕口吟一詞云郎可憐  
妾可憐一對鴛鴦一對鶼今宵那世緣莫流連且流連生怕鐘  
鳴欲曙天情人隔一邊女喜曰郎真有情也妾雖自荐然得此  
錯愛死可不憾矣卽和其詞云風誰家月誰家妾豈當門賣笑  
娃情深念轉羞香辟邪玉辟邪夜雨摧殘一樹花郎君鄭重些

天曉自摘耳上兩金環贈鄖曰以此作定情物然慎勿示人恐  
飛短流長彼此不利自此來無虛夕一夜正僵擁忽有斑白叟  
破門入面詫裂髮蓬飛霜鬚如戟叱女曰小妮子太不識羞恥  
既而指鄖曰汚人清白風狂兒不當殺却耶鄖驚怛無地以被  
蒙首口噤不能言惟齒牙震擊作奇響自被隙微窺女郎則俯  
首却立慄悚可憐正疑懼間老人呵叱益厲急在外舍反側  
匡床間聲札札二人遂渺次夜鄖局戶眠不熟而女已裊娜在  
床側嬌羞慘淡默無一言鄖執其手問昨宵老叟屬卿何人曰  
老子也曰卿家大人驗將小生驚煞然我兩人之情分豈卽盡  
于此乎匝月恩愛已逾尋常某願爲卿死不悔也女嗟歎久之  
始云郎何癡也以郎表表何難得玉臺艷偶而乃犯險阻爭異  
類哉且家君素嚴翼卽遷他郡妾來永辭願郎自愛毋以妾爲

念鄖失聲大哭女以袖中紅巾拭淚已亦泣曰妾原圖永好耳  
不意怒觸高堂殃及君子義難復聚請以所贈賜還非重物也  
恐郎他日觸目傷心耳天如鑒憐則鏡可圓而劍可合妾去矣  
千萬保重言已頓杳聽戶外修竹風敲如搖環珮舉鏡觀金環  
已不知于何時携去然鄖由此玉體羸敗念念不忘玉人有女  
巫阿翠目能見狐且知狐所在鄖因邀而問之曰若其好着淡  
黃帔薄羅衫面圓圓如月一笑兩頰生微渦者耶曰然曰是非  
他駱氏小素也鄖始恍然悟昔告之名字乃暗切而不肯明言  
者阿翠請生作簡願任作寄書郵數日來報云小素忽促不及  
裁箋着傳語奉復郎君前寶緣盡恐逕自別去苦郎相思故幻  
此形狀俾郎君心死乘便寄丹砂一粒可以却病痛鄖視藥小  
而紅香甚一服疾果瘳而思女之心亦釋

慎儂氏曰情之所在父母師保不能止天地鬼神不能禁山川河海不能隔顧爲情而來情未盡雖麾之不去情既盡卽招之不來且不以餘情害情人復能以幻相警痴子是非眞深于情者乎否則朝伐夕戕非龍燭神枯而已又或潔身而退令人魂銷氣結不能忘直冤且孽矣尙得謂之情乎如小素者方可與吾情

假五通神

南人之崇拜五通猶北人之信狐也客有販賣阿芙蓉發籍者往來齊楚間非一日阿堵充豫乃納粟爲九品官在籍候銓雖煌煌章服腰珮玉腕跳脫襟洋表面架墨晶鏡而烟霞簪生不肯棄以故富且貴居然縉紳矣客姓萬乳名佳兒遂名曰佳字顆珠幼失怙恃一身塊然因性敏貌俊善蠅頭楷得爲刀筆小

吏娶妻雍頤風致尤善艷粧佳後乘隸學賈精歌唱絲竹等藝  
日誘良家子作狹斜遊多外宿不歸雍獨居挑燈凝睇對鏡搔  
頤見己身後若有男子影心疑夫婿潛回顧笑喜而回顧則翩  
翩美少年體態妍麗羊車中人乃生平所絕未邂逅者也驚欲  
研結覺口噤神迷少年已僵之坐細膩熨貼慰藉良殷自陳爲  
五通四郎憐子孤衾特來相伴未知卿卿亦如小生之痴情否  
雍欲擰拒覺四郎肌膚中有一縷幽香透入鼻觀又舌入己口  
攬摶吮咂心遂大動聽其所爲事訖神頓清四郎猶共枕羞怯  
歡戀覺天下男兒無逾四郎美從此朝夕至至必飲飲必醉醉  
必眠眠必盡歡而後已佳偶自外歸四郎倉皇竄匿怒抽壁上  
刀揮之四郎遂化白光一線颺然從窗縫中出問婦婦詭云無  
所見然枕席上竟由此大冷落無膩語無歡顏明日四郎又乘

聞來婦泣曰奴方期圖永好而今已矣四郎面赭問故曰郎旣  
神道何畏渠凡人曰非也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爲天良耳旣  
盜其婦又凌其夫人且不可而况神乎言未已佳持刀突入四  
郎含笑欲去視門外環立健兒持弓矢以俟蓋佳之布置也四  
郎牽婦衣袖宛轉哀啼又伏地叩頭願永絕跡佳狂噪刀斫其  
面如敗鼓聲斫其頭如敗柝磬戶外人又欲闖入四郎袖擲金  
錢如雨衆目眩亂始越從胯下出佳投刀而起拾地下金錢得  
百餘兩略酬健兒餘悉入橐月餘婦病不起昏昏無一言夜忽  
悄起粧飾一新曰四郎來娶我矣佳怒曰旣神道何強娶有夫  
之婦曰嘻子休矣前所得金錢謂何善賣婦身值也言已趺榻  
一笑逝衆聞空懸果有鼓吹喧闐人馬雜沓聲逾時始寂佳之  
同類咸來弔鼓盆悲反鼓掌曰僕有遠志山荆本贅疣也葬已

遂盡遣婢子日挾金資走四方後遇道士授以金針槐角豬皮  
做假之法利更倍焉漢中史太守嚴厲非常佳能曲意承順有  
觸逆太守者佳必故與爲難詈辱萬端有逢迎太守者佳必預  
爲往來周旋盡致守有過佳攬任于己曰太守何若是以故太  
守逢人訛贊曰老夫虛度悔識萬生晚也偶與千金囑代購佳  
麗曰此蘇臺土產取不奉獻囊金往以五百買貧家女先與私  
通遲疑不進會太守墨敗竟搜爲己之第一妾名曰春花其友  
豫人王七有古癖爛銅碎玉書畫玩好無不珍愛佳代搜羅凡  
物罕而價昂者必暗貼己橐僅以半價報之以故王大信任嘗  
謂人曰天下信實更有如萬生者乎會同人過海以女寄佳處  
曰弱息破瓜年矣徒如三年不回聽吾弟代覓婚配王去佳敝  
女美詭云得坦腹入贅日却扇筵開女掀帕斜睨則鬚鬚目

灼灼者佳也曰吾故疑是佳兒曰旣有佳兒理配佳婦遂攬爲已之第二妾名曰夏雲偶乘焦叟船過鄱陽佳善釀精惡調每餐必拉焦共啖酌欲還東道必堅止翁私帶小貨佳輒渾其祝而倍其值瞰翁女船尾操楫甚艷冶眉目傳情詢翁何女公子至今無佳婿曰小妮子嬌惰慣不欲嫁弄潮兒至瞿塘賈金馬客僕又難仰攀是以遲耳曰僕不才九品官也未知許下玉臺否翁掀髯笑曰萬顆珠四十無婦誰敢信曰冤哉結髮死至今尚未續鸞腸指天自誓翁信不疑比入門結牳已三日悔無及翁拚闊欲訟之官女曰兒已至此夫復何言佳長跪請死崩角有聲翁長歎拂袖去遂以女爲第三妾名曰秋月偶遊楚州勾闢張眉娘家先通其女亭亭暗訂婚娶纏頭甚豐有成議眉娘太息曰不圖吾女先有所歸青樓人珍饋羅綺貴若嬪嬌惟鳳

冠補服鞋不可得誠不了恨耳佳曰吾九品官也他日亭亭得  
花封可贈於子眉默默良久小語曰子娶亭亭僅得人而不  
得財且欲破其財吾年來益資饒富曷易而娶吾子旣得財我  
又得貴非兩全乎曰乘亭亭奈何曰母子同事一人古有之乎  
曰有有有遂附會小說詭託無稽入門見已有三婦艷眉大哭  
欲尋死佳極意溫柔化怒爲喜蓋以調停冠裳之法來處置閨  
閣故衆小相安親若姊妹遂以眉爲第四妾名曰冬松亭爲第  
五妾名曰四季佳更築房廊終朝笙管不數漢家顧老之鄉矣  
聞畫士柯頤善寫真邀致寫五妾而麗酷尙更繪懷閑若閒圃  
或釣魚或把扇或聯句拈題或着棋角時繪佳二衣輪著於旁  
若奴子狀題曰丁丁副工竣佳酬以洋蚨一枚柯爭收佳怒曰  
吾九品官也所一足役一畫士則捐官者可矣謂却立叱之出

柯忍辱禱於五通神之廟佳不知也一夜醉歸奴子聳燈至中門止步蓋佳立僵約如此甫履庭院聞五美房中笑聲盈耳燈光熒熒潛詣四季則一狐裘丈夫慢四季搃乳四季笑吃吃不休怒叱走入丈夫徐起則貌與已同無穢毫差彼曰噫是何妖魅敢化吾形來惑四季耶吾結髮爲五通神所殺想又垂涎於子不然施施從外來者誰歟抽刀而前四季亦執剪刀相助勢甚兇兇佳呼曰五娘莫信他貌雖同吾衣羊裘可辨也旋見丈夫羊裘而已則狐裘矣衆媼揮杖爭擊狐裘人幾斃急逸入冬松室亦有一貂裘丈夫抱冬松飲醇醪拈花爲枚見佳入語亦同前佳曰吾衣狐裘可辨也旋見丈夫狐裘已則貂裘衆媼持帝爭救貂裘人逸入夏雲房亦有一狼裘丈夫樓夏雲撫案看春冊較量筆墨工細聞外間鬨鬧故作驚訝告雲曰卿勿怖此

五通也聞渠善變無毫髮爽先與卿約吾衣狼裘若見衣貂裝者爲五通可誘之入利劍斷其首卿能助我乎曰諾果就床頭拔劍授彼佳大驚趨就秋月則又一猞猁裘丈夫擁秋月圍爐爆栗且啖且笑見佳入大笑曰子何人敢入吾房闌耶旣而自思恍然告月曰想卽殺吾元配之五通又來矣吾實切齒不可忍來大好請君入甕就炮烙月果取床頭獵網欲罿佳首佳呼曰秋娘何夢夢吾衣貂裘可辨也旋見丈夫貂裘而已則猞猁裘大驚欲遁秋月招手更狂奔近春花臥所聞春花磨刀霍霍曰吾非君家大婦可比不能任五通汚渠若來吾手刃之瞰床上正臥一松鼠裘丈夫對燈吸烟笑曰莫怕他吾曾撻渠見渠善衣猞猁裘見卽執之可爲證佳憤極大呼曰春娘卿牀上妖也吾萬佳在此春花申申誓曰萬佳乃九品官豈死魅所能冒

假鼠裘丈夫亦笑曰冒假萬佳理不可解汝不過貪淫吾小星  
甚多聽自檢擇何必混亂廬山真面目乎吾已春花擲刀出幾  
中肩奔出襪被臥廳事中自顧已衣仍爲羊裘明日詣內竊聽  
均有私議或云莫出門彼四家均爲五通佔吾夫婦落得逍遙  
免爭夕或云自家兒夫帶不能辨而乃爲五通佔彼四家何其  
愚或互詈曰姬子不知恥何不視吾房中有真耶耶或互諷婢  
嫗曰莫亂道恐觸犯彼四家五通神也冬松更伏丈夫身上笑  
罵曰何如凍亭亭都爲神蹟還是老嫗待汝情分不薄耶旋聞  
斷雲零雨之聲意態喪極潛出仰臥見一髻髮垂肩小女子艷  
絕徘徊牀下手弄烟筒笑曰與郎有緣腆顏毛遂佳大呼以煙  
筒擊之女頓杳聞屏後有男子聲罵曰萬佳無禮我輩昆仲皆  
五通與爾妾嬉未免爾鰥故遣小妹來伴汝寂反惡聲而人豈

真倒插紗帽翅使妾自尊大耶佳悚惕叩首連稱不敢問君旣爲神亦知明理乎曰惟禽獸不知理曰是也神旣佔娶吾婦雍氏矣何又佔吾諸妾神曰是何言歟旣而大笑曰子穩戴綠頭巾尙不知奸夫伊誰耶前娶尊闈乃假託吾輩者也如不信子試言渠當日來作何狀佳縷述揮刀擲金等語神曰若何渠真五通能如是之畏子乎我輩俱在子刀亦在姑試爲之較真贗也佳哀泣自稱死罪諸祈成全神曰嘻萬佳兒若能供養我旣不汝仇且使子富佳敬諾從此遂事神一夕夢妻雍氏珠翠盈頭錦袍玉帶門外多護從掩淚入幃執佳手欵噓曰萬郎何可憐人也妾所適之四郎乃真五通渠之兄若弟早爲郭孝子所斬剩渠一身不復爲厲然威權亦熾管領東南一角億萬遊魂都監使士卒如雲妾每懷故劍渠亦慘然今聞諸妾所佔者乃

假五通言於四郎願效綿薄明日領兵至代郡驅除乞暫避其  
鋒毋干犯也萬欲拉與叙舊雍羞拒起醉黃梁驚醒謹誌所言  
次夕潛伏東隣果聞宅內戈戟交鳴聲四郎咤叱聲五妾環泣  
聲婢媼奔竄辭又聞四郎誓師曰如此假通橫行若是若能盡  
縛以獻者膺上賞衆卒噦應戰鬪聲移時四郎大呼曰遁其一  
矣奈何且歸報夫人再圖僨捕旋聞空中吹螺擊鼓爲四郎凱  
唱聲聲頓寂晨携僕入視則妾婢皆昏迷救甦猶各哭其夫不  
爲悟視鏡內黃白則外雖局鑑而內皆空空階下有黑白小花  
犬四皆斷頭血涔涔想卽假五通也整頓門庭醫治五妾漸次  
就痊收集逋負僅剩千金深懼食指浩繁若何生活既而自喜  
曰我九品官也當以官爲乞食左券盡以千金賄賂長者授質  
任某縣典史甫莅任紅黑帽鳴鑼呵殿四轎遊長街忽有黑氣

一團嗚嗚自空中奔至內有毛手如葵扇遮擗其頸罵曰吾兄弟輩待爾不薄奈何引惡人來肆殺戮吾誠恨通然不汝恕矣言已手批其頰其聲甚脆佳大呼死與中五夫圖遂四散

父子同日成婚皆元配

妻生鑑字方壺楚松滋醴芝村人也父名子重貿販成家娶朱氏生鑑甫周歲氏卽歿繼娶牛氏生女蓮溺愛女而虐遇牛黑心符耳生幼聘馬氏十三娘以子午佩下聘報以鴛鴦佩楚俗凡聘物咸令兒女繫胸次合巹時始解之生以幼聘僅知岳馬姓而已餘不知也顧性敏嗜讀貌溫婉如處女而超逸不羣館師愛之極甫冠父令乘儒師願璧修脯請勿乘不能從生自請臂武亦不許囑妻舅牛三混訂伊戚錢肆學貿易地離村八十里中隔一湖生不願往父促之牛氏尤喫喫乃涕泣去抵肆拜

主人以齒禪抗受之拜同人以書腐擗渝之晨夕供瀝禪客至進茶茗緩則晉誤則捷比在塾時迴隔嘗壞度支簿籍一見瞭然惟性傲不受驅勒時與主人白眼爭勿半載求歸省不許一日誤兌朱挺一餅鑿之白鉛也生典衣暗償之同人白子主主罵曰畜小子直得窮餓煞有何福澤坐享三餐耶生羞汗面赤不敢語會食甫執匕主又罵衆又嘲乃投箸拍案大罵曰鬼子敢爾吾衆咷嘑而舉貨殖者父命耳牧豬奴竟限人至此主欲奮老拳反遭生毒手適牛三混來怒叱且批之生遂跳跟出門去踴躍行卅餘里見樹外秋煙明滅就葦蕭蕭男婦老稚禪擔坐柳陰下知是湖大聲呼渡一舟來人爭船密不敢上又一舟來催之行舟子笑不語旋一老者來青鞋竹笠貌極修整甫登卽鼓棹入煙際舟子曰候阿爹久矣若個小官官急色相喚話

然人生怒叟勸慰之因就詢長者姓氏曰馬轉詢生以實對叟  
瞿然曰子其婁大戶子重文郎耶而翁與僕有舊生悚敬之又  
詢何處來生又詳告之叟曰少年盛氣哉須臾登彼岸叟向南  
生揖別欲之北叟挽留曰夕陽墮矣前途有虎狼且伏莽山村  
不遠請止宿焉生遂隨之入村登堂及闌蓋以樓下爲面圃軒  
几榻明淨俄頃村僮篝火捧酒肴出殺雞爲黍儼有古風叟舉  
卮勸飲曰市遠愧無兼味惟家釀乃老夫手製不知能下咽否  
生急贊香冽豪飲四五爵叟猶刺刺語而生已玉山頽矣憐其  
困憊扶上榻覆以布衾示僅曰爾俟大朝宿醒解可以茶果進  
餐飲毋亦酣眠也憇歇叟詣內偷飲脾醑啖藥炙亦醉鑽入牛  
乳中臥忘翁所囑生朦朧一枕忽醒吻燥呼若無應者自起暗  
摸索燭滅門扣暉而趺者再胸鬲蒸騰如炙鼎始哀哭曰噫叟

方壺其死於此乎時叟女十三娘長成風姿嫋媚以樓上爲香  
巢頃過寢門聞父告母曰堂前婿也女聞之急遁由內梯登樓  
掩燭凝坐每夕極携茗一甌炙地爐上爲繡倦就寢所需者  
及聞生呼惟捧甌訖急旋聞生哭心旌遂搖搖不知所措因思  
燈燼夜闌又有外梯可下莫辨誰何代呼旣不能坐視尤不可  
遂戰兢下樓暗以甌送生懷中復輕移蓮步返生得茗如火爐  
地獄得醍醐甘露牛飲而馨之渴頓解轉昏睡抱甌於懷女  
心怔怔不甯頓憶甌在樓下非了局大怖又恐甌放無定所乃  
秉燭復下生合眼假寐覩一麗人冉冉至半掩紅粧輕籠翠鬢  
絕色也睨壺欲攫甫伸玉臂生遽握之女面頰喘汗欲掙脫不  
果低告曰妾送茶來好意成惡意耶曰不惡曰然則當放我去  
矣生不語女頓足羞怒曰急煞妾矣曰誰不急煞耶聲漸揚女

急以纖指沃生口生卽乘勢擁抱仆於懷狎之裯席流丹纏繩  
莫喻問叟何人以父對雞唱自解胸前佩玉與生更繫而去生  
自思宿田家何幸有此奇遇寒英遇裴航劉阮飯胡麻得此可  
稱鼎足繼想邇歸覓渡狀遇翁欵留狀女子憐惜狀又歷歷想  
父之愚母之虐男之橫生慈之夭折此何如境也而乃喪心病  
狂壞人名節損已陰嚙佩玉事露則兩小之性命尙堪問乎其  
時鐘動柝殘星在戶犬狺狺吹花影柔腸欲斷愈思愈怖迫  
不及待乃披衣越牆去出門荒竄不知所之因思兩事均不能  
歸附舟渡江沿途乞食久之蓬頭垢面居然卑田繼抵曉之黃  
山界躡躅亂峯時日已暮聽鴟鴞泣露猿鵠警霜青燐在枝狐  
狸捧首怖極團伏憇松樹下自怨自艾不禁悲從中來放聲大  
慟忽身後石壁有門洞開一青衣童叱曰何處莽男兒在此啼

哭對以失路童驚曰婁郎耶郎居醴泉村門首有長橋十丈環  
曉魚聲者非耶曰然曰旣確且往見吾師或許小住較勝于市  
偷餓驅也生諾敬贖之冥行數十步月魄晶瑩樹中樓閣文疏  
臺榭綵曲堂下大溪映月如鏡一叟紫髯碧眼古衣冠南向坐  
兩行侍從皆星官裝束童跪白婁氏子來生伏謁階下叩有聲  
叟笑顧侍從曰吾道此兒有英氣何如衆噭應之卽命童引之  
曲室白玉砌成壁上古字皆論韜鈐生畫則陟嶺樵蘇夕則面  
牆領誦間有費解處問師之高足弟子忽童來宣師命云有遠  
遊衆隨師去爾堅守洞府毋擅離于謹正欲往謝見叟已化彩  
鳳九人首五色羽持干戚衆已化鶴或白或元皆大如車輪盤  
鏘鏘如奏鈞天翹翔飛去生獨居愈無聊賴潛入婁宮見壁懸  
莫邪一柄案列黃金十笏橐金負劍更易道家巾服臨溪照影

頗似黃冠無何影滅視溪下有世界屋如橋人如蠶憧憧往來  
村也馬叟與婦坐堂上數女罪逐出門女走告父父駭詫詢店  
主主告以遁父不信舅證之切向馬索子急馬攜女捧玉告于  
宰宰訊良久驗父領女回容檄鄰封爲覓而子舅又唆店主告  
生盜青蚨十萬貫宰察其僞兩與重笞訟始平女入門操井臼  
忍凌逼孕而產于柴房中子呱呱啼父哀鄰媼護惜之母尋父  
拚閨聲訥訥女驚量兒益啼生纏睇慘動心目引吭一號勝于  
松下之樹眩目失足墮溪中自分已死比逃則高臥絕巘下金  
劍俱在遇樵人詢之壽春四公山也急詣城覓舍館製鮮衣購  
良馬不作道家裝卒偶遊廣肆見衆圍一好女子綺艷插草賣  
身啓云女子婉麗姓甄父孝思楚名儒幕于此大父母卒不能  
歸葬頃父又病生路已窮行將賣身救父爲婢爲妾不悔生暗

訪甄耗察之切卽詣甄爲分二百金與之且囑父女速歸毋羈  
留甄感極流涕曰君郭解仲連之流也請示姓氏曰婁姓萍水  
無字詞何往曰僕僕鮮定所曰君贈僕厚僕亦願爲君圖長安  
繩效作亂征十年未平僕與副將軍羅公善請荐爲記室雲程  
未可量也生喜甄力疾作書又命女出拜生爲假父而後去翌  
日盛備鞍韁弓刀抵寶雞投書軍門抵掌談方略羅急荐之帥  
使專領一軍晝夜攻擊大小三百六十戰皆捷割戰袍裹金瘡  
抽壺矢注天狼英風勝概敵人怖之元旦夜出偏師搗老巢斬  
馘無算賊平帥以生功奏朝廷欽授西秦水陸兵馬都統制卽  
令鎮守生上疏陳情云親已老妻未娶乞回籍再蒞任詔許封  
生父爲庸國公母爲庸國太夫人預封妻爲秦國夫人預蔭子  
爲翰林博士生自念田畝時市冠洞居十四載戎行又二載雖

半甲而衣錦榮歸亦可以耀村人矣乃促車馬兼程進將之村  
囑鹵簿在後整轡獨行忽聞鼓樂聲見旌旆影又華僕披絳簇  
擁綵輿進村村亦甲第崇高迥非舊景比鹵簿至始逡巡入見  
主位美少年孝廉服色首座貴客章服亦同視之甄孝思也旁  
坐皆村中父老衆見生入大驚蓋生自遁後父果向馬索子馬  
告于宰宰命生父攜女歸爲媳繼母凌賤女幾死既而生子名  
佩字玉根紡績課兒讀今繼母卒蓮妹亦適佩頃中鄉魁矮屋  
中遇甄極契好榜發同歲乃破格以婉麗妻之甄回籍築佳城  
得窖金甚當時正送親來馬夫婦壽八十猶健飯刻與生父鬪  
葉子戲衆半以家慶告生入見父并馬翁媼各  
哭失聲甄入交慰之十三娘突見生淚瑩瑩不能作一語生至  
是始知向所遇者卽岳卽聘妻旛所救者假女卽真媳始知翁

健妻歸而子且貴及聞繼母卒又涕不能仰衆交賀如鬪爭敵  
若夢鼓吹比雷甄急告衆曰父子同日成婚皆元配古今有之  
乎曰未曾有曰今竟有之乃請生脫戎服更朝衣隣姐勸十三  
娘速粧而十三娘已潛于柴房內抽咽哭無聲衆強爲調鉛粉  
戴花鉗金冠繡蟒依舊天人堂上供誥命設氍毹老小兩伉儷  
先後拜然後交拜之禮成笙歌賚炬引入洞房堂上開筵堂下  
演劇坐客衆飲盡歡而散夜闌女背燈羞澀猶欲指揮僕婦照  
料生暗止之不答俯就之女故作傾耳聾聽狀仍不答生面揭  
解衣掬子午佩曰玉猶在此卿鴛鴦佩耶女暗解擲與之復不  
答生遽含涕跪抱之女推生走避曰風狂兒十六年尙病渴耶  
懊憊氏曰百年之樹始華其艷必穢積困之家發籍其事必奇  
事愈奇者心愈苦心愈苦者情愈專情愈專者福愈廣要其所

根者仍惟一字曰德若徒賞其子母珠圓大小鏡合無乃幻乎

郝騰蛟

牀頭夜叉啼河東獅子吼能令鍼鍾鍾漢子喪胆寒心恨無杜  
蘭香重到人間耳然每聞吾鄉父老譚郝總兵事未嘗不皚眉  
欲動總兵登州武世家姓郝名騰蛟字春霆少以武庠獲解事  
父母至孝兩臂能開鐵胎弓矢無虛發拳勇得儉耳的紹貌雖  
如處女然路遇不平輒拔刃睚眦之家赤貧不妄干人或樵採  
山林或獵捕飛走供菽水然里有窘急來告輒資助之顧東研  
西研如楊阿若人雖德之而惡其橫故年已廿五無敢以女妻  
者會禱闈較武有期整裝欲往因貧無僕御無坐騎自以雨蓋  
襯被弓矢刀戟負于背以米麥菽粟蒸饢餵揣于裏登堂拜別  
父母賦之曰兒功名無庸計所憂者性不純好預不干己事聳

殿上重則衆首領輕則竄第邊竟已涕下禱亦泣嘗知悔命解  
衣親爲刺字于臂上文曰龍忠則名揚能忍則氣降好勤職報  
君王毋買禍累高堂刺已以硃涅之深入肌裏然後徒步行逾  
武定近德州界山雨暴至裝負淋漓敵嶺後有古精藍亟奔入  
暫避意待晴而後行久之日暮而浙渥如故遂決意止宿視廟  
中斷井頽垣神鬼露處惟中殿尚能避風雨香案塵濶雜蠅淚  
抽刀剷削以案作榻遂對神祇拜祝而高坐咽聲中乾餒倚裝  
假寐夜闌頓醒視月色晶瑩兩廊鬼判欲擾人心亦不懼甫再  
交睫聞窸窣聲之一二八好女子自龕後徐步出粧雖不整  
貌慘淡衣樸素而五官位置極端麗宛轉下庭階仰月長嘆手  
掬破甕中雨水飲嚥嘔有聲飲已跪伏神座下喃喃不能辨  
其毛髮森豎意爲鬼魅無疑抽刀躍起大呼曰死魔敢爾女子應

聲倒近身詳視有形質以手撫肌尚溫大詫曰鬼耶人耶幸未  
孟浪遂殷殷喚甦醒緩緩詢踪迹女子泣訴曰妾海州人小字  
紅紅親卒爲惡叔誘賣勾閼中誓死不接客搗母痛楚之蒙東  
村李秀才名郝字伯調者憐而買爲妾希百子甚相愛詎家室  
悍妬動卽詈撻昨侍早粧失手碎玉搔頭遽呼烙鐵妾怖而急  
遁潛伏于此已三日不食頃口燥就粥飲實不意驚大王乞賜  
劍下死妾目瞑勝於朝秦暮楚亦絕不居地下唱比紅兒詩也  
郝大笑曰我以子爲妖子以我爲盜兩誤矣我非綠林豪乃武  
孝廉子勿怖分乾餗與之食霎時天向晨詳聞夫家遠邇曰二  
十里曰送子歸去來女泣似不願行曰痴矣無論寒餓煞卽有  
匪徒至能保貞以生乎吾送子回當認我爲姨父我能代子區  
處女始贖之行纖足步泥淖頗滑撻郝曰子速行若欲步步生

蓮花不誤乃公事耶女泣晝其懲郝自思男女有別挽之負之  
均不可乃鋪巨袱于地令女蟻臥于上裹之如襁褓左負裝而  
右擎女提携如小孩令女口授路巡行如飛頃刻至村中猶家  
家閉戶驟女出指門扣之三四聲一村僻出睨女立郝後遽反  
奔入宅內婦人聲音破裂如鴉鴞啼云吾道小妮子不正經果  
偕破野頭來反圖賴一頂綠頭巾酷贈汝矣尙以老嫗爲盲耶  
來卽執之持且烙方洩恨若袒露先見殺旋聞喧嚷索杖聲  
開戶索牋聲一男子披衣奔出瞪目視女低告曰此卽姦宄也  
郝領之畧拱手卽放步入廳事高坐命女與生傍坐凝視再四  
遽問曰男子汝卽李秀才乎曰然曰此卽汝之小妻乎曰然曰  
後室淘淘者汝之大婦乎乃戰兢羞赧不敢答郝卽捧腹大笑  
聲琅琅震屋瓦村人無老少男婦或立或坐濟濟滿堂忽一蓬

頭嫗走出喚女鄰止之旋有赤脚婢喚且挽襪更止之突一杵  
飛出中女臂又一磚來中襪肩如不覺婦怒吼而奔出面紅色  
目慄裂髮蓬鬆出卽搘女又筆其夫且語侵客鄰仍如不覺婦  
吼怒詈罵聲女涕泣求饒聲生容嗟太息聲鄰擣腹大笑聲衆  
紛亂排解聲聲大震如鼎沸以致鄰村父老與婦之兄弟宛若  
咸奔至勸婦詣內無貽外人笑鄰厲聲喝之止如晴空霹靂驟  
下衆聲遂寂少頃與衆間訊自道姓氏來歴述邂逅遇女之由  
言畢颶然刀出晶瑩插几上厲聲曰吾試期近不能久留且爲  
天地間除害去遽擎婦跪廳事伸掌上下拍擊每一擊輒斃貴  
曰秀才家不過愛面孔不與汝戰汝竟猖狂耶紅紅亦好人家  
女何罪過撻且烙耶人我一樣皮膚撻烙汝痛否汝不能生子  
秀才始娶妾有子卽汝子定欲置之死視香火斷宗祧斯耶

四德無七出偏尚裝煞耶紅紅背後語不足信當而喬行巡能  
抵賴耶紅爲吾姨姪女今始葬負着當送官笞汝豈一拍了事  
耶爾夫爾隣爾兄弟均在此故以我爲何如若左袒當盡殺却  
況汝伊始拍婦怒詈再則呼救再則哭哭求憇再再則如豕就  
斬長號而已郝正拍且歎忽風吹衣露臂一童子呼曰個位官  
人臂有朱文字郝驚憶父母誠遂止衆見其凜凜如天神不敢  
勸阻至是始請入座求曲恕先是女遁後訪無耗李雖心憐無  
如何頃聞郝言竟信而憚之深遂長跪請罪衆亦羅拜代緩頰  
郝曰爾曹欲罷休甚易曷書一保狀署抑與我我會試回驗紅  
紅若頂少一莖髮身有一傷痕卽與汝曹決死戰衆曰諾遂折  
券書與之留午餐贈贍金不受惟立飲一巨觥收刀負裝懷券  
去入都成進士官侍衛司豹尾神鎗隨蹕木蘭出征殲寇有功

膺心簡迎養父母入都計五載恩授壽春鎮先回籍始蒞任重  
過此境憇路旁店父母偶語曰兒氣平果貴顯當年刺臂上字  
不以爲痛耶郝滿憶前事悚懼直陳且云知悔父母駁詫卽命  
材官往探須臾鼓樂壺觴李生吉服負女紅紅綉裳負兒均頂  
香跪門外詢之蓋郝去後大婦羞憤病卒紅紅扶正一胎生子  
女各一已呀呀學語矣堅請恩公重到山庄笑遣之挽益堅村  
之父老亦環叩曰相公衣錦回故里况又南極雙輝當爲山野  
祓除不祥至則居以燠室享以珍饈優伶演劇爲二老壽侍從  
均厚勞村人爭宴請生與女晨夕間起居如見父母禮因述紅  
紅并無葭莩戚當日讒言以恐之耳然夫婦事之禮益恭堂上  
繪郝小像神畢肖虔祀之已五載矣村中有羅氏女貌妍麗生  
而識字通文惟兩拳握固不開衣食須婢鄉人娶婦同作苦以

致年三十無與讌婚者素與紅紅善來謁太夫人叩膝下紅紅代述其異太夫人不信視之戲擘其右腕遽開擘左亦然中有兩玉如棋子一文云羅氏女名嬌嬈一云年三十嫁鷺蛟太夫人驚喜曰此天數也卽聘爲兒婦偕李宅成嘉禮而後去祁武人字僅辨之無鎮壽春時案牘劄付皆夫人標判嘗於紅燭下草露布公侍側無惰容夫人雖爲公置姬妾不妬忌然每因公事爭論輒捋公鬚使我服跪謝而後已官十年父母卒回籍服闋再起多政聲皆出自內助每歎謂僚友曰我今而後方知閩威之可畏也立命材官携金詣李生家爲前婦建醮求懺悔夫人生子二妾生子三女一子皆貴多與紅紅所生子同文科世世聯婚姪若朱陳焉

懊儻氏曰佛家有伏獅羅漢將軍豈其化身與不然何鑑之速

也迨至虎帳談兵城風秉筆一言不合輒捋其鬚而屈其膝將軍身蹈李生覆轍得毋啞然而大笑乎所以孔雀擇林必先顧其尾